# 小镇人物

小镇四面环山,群峰青翠。一条大河劈 山而来,穿过小镇疾速远去。河西有着宽阔 的省道,河东绿野无边,植物散发的辛辣气息 与河流蒸腾的清新水汽,长久浸润着这个山 地小镇。

#### 锁匠明眉

在小镇朝东的街尾巴上,有一个约3米宽 的门面,上方挂着崭新的招牌"邱记锁行",白 底红字,很是醒目。牌子右下角写着一行小 字:装锁、换锁芯、修高压锅、修鞋。店里的货 柜、工作台、饭桌子、老式木椅子……都擦得 特别干净,金属的部分发着亮光,木质的部分 纹理清晰。墙上挂着大电视屏幕,天天有人 来K歌。

掌管小店的师傅名叫邱明眉,半年前才 从南部城市回到老家。明眉师傅个子不高, 团头团脸,粗眉黑眼,看起来有与年纪不相称 的孩子式的憨实。很少有顾客上门,人来人 往的都是来唱歌的街坊。明眉师傅也唱歌, 别人唱新歌,他唱的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样 的老歌,歌声浑厚,很有穿透力。我路过街口 时,常常听到他唱歌。我走了很远,他的歌声 还在后面追。

六月里的一天,我去"邱记锁行"配一把 钥匙。以往,都是超市门口的驼背老师傅配 钥匙。后来,不知驼背师傅去了哪里,谁家配 钥匙都得上县城去。现在明眉师傅回来了, 村村寨寨可方便了。

明眉师傅动作麻利,眨眼间就配好了钥 匙。收费和驼背师傅一样,八元钱一把。

我笑着问:师傅,你的名字好有意思,听 起来像个女学生。明眉师傅咧嘴憨憨地笑: 这是村里一个读书先生取的名字,我是春天 生的,取名"明媚",表示春光明亮,我是个男 的,就把女字旁去掉了。

他随即低下头,嘟囔道:其实,我这辈子 一点也不明媚,三十岁那年撑着双拐离开家 乡,三十年后用小四轮拖着全部家当回来。 农村,家家户户外出不用关门,有几户人家要 开锁换锁呢?没得生意,日子不好过。

在一旁择菜的明眉师傅的妻子,一个高 高瘦瘦的女人,轻言细语地讲起三十年前的 事。那是1995年春天,明眉师傅开着一辆快 要报废的小四轮送煤,在山路上翻了车,左大 腿粉碎性骨折。两个月后,他拄着拐棍去南 方的城市谋生:盘着伤腿坐在地上补鞋。第 二年,他学会了开锁修锁的新技术,并承担着 那座城市110的开锁任务。有了一技之长,他 将妻子和三个女儿接去,在老城区租了一套 廉价平房,一住就是三十年。

如今,三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他们便卷 起铺盖,收拾家当,开着一辆半新的小四轮回 到家乡。

妻子絮絮地说着,明眉师傅却扯了一下 我的衣袖,略显羞涩地问:你可以帮我打个广 告吗? 你是老师,认识很多家长,你帮帮我, 生意实在太差了。

我愣住了,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此刻 店里十分安静,外面阳光火焰一般,树上的蝉 鸣潮水般涌动着,河水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

#### 牧人丽霞

晨风携着欢快的狗吠鸡鸣,从幽深的山 谷里扶摇直上,山林很快醒过来。鸟儿在树 枝上跳跃欢歌,泉水淌过低岩溅起串串珠玉, 高大的桉树和樟树摇着一片细碎的沙沙声。 几十头牛列队从蓝色牛棚里缓缓踱出来,一 边啃着露珠青草,一边向着山林四散而去。

牧人丽霞,在牛棚前目送着牛群渐渐隐 匿山林中,脸上不由得露出满足的微笑。她 是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女人,头上盘着一条 粗大的黑辫子,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给四十出 头的她镀上了一层古铜色。她笑的时候,露 出两颗莹白的小虎牙,又明亮又可爱。

丽霞的老公,每天都去山谷外收新鲜的 玉米秆、稻秆,或去河滩割种植的长茅草,或 清扫牛粪。在老公做体力活的时候,丽霞就 去照管鸡鸭鹅。山谷里有一个蓝宝石似的水 库,几十只鸭鹅成天在水上漂。鸡窝搭在一 个岩洞里,用石块在洞口砌了个小矮墙,几十 只跑山鸡便有了安稳的家。

五年前,丽霞向全家宣布要去山谷里建 养牛场,她说自己读书少,文化太低干不了大 事。跟着亲戚包点小工程,也没挣到多少 钱。不如靠山吃山,去山里养牛,不求发大 财,但肯定不会比打工差。在镇上当屠户卖 猪肉的公公第一个支持,主动提出他来修一 条上山的马路。丽霞的老公有顾虑,但他习 惯听老婆的主意,便默默地跟着丽霞做筹备

叫"安格"的养牛场办起来了。第一年,丽霞 养了十五头牛。到第五年,养牛场有了大大 小小五十八头牛。

后和丈夫一起去云贵川做过工程,不仅见识 广,还很有主见。她一边养牛一边给儿女的 前程做参考,女儿考上了山区小学的老师,儿 子参军去了西北。

种故事。有一次,她说"昨晚有十头牛没回 来",吓我一跳。她哈哈大笑:"别担心,冬季 天黑得早,牛懒得回来,在它们熟悉的岩洞里 过夜啦!"她往四下里指了指:"安有监控,天 眼替我们看着的,没人敢起坏心。每头牛都 挂着牌,丢不了。

2024年春天,丽霞在拍牛群穿越野花的 视频时,突然起了个念头:干嘛不养蜂呢? 山 上一年四季野花开,这蜂蜜质量该有多好。 丽霞娘家原本养着蜜蜂,她便让老公搬了两 箱来。才一年多,两箱就变成了十箱。山谷 小房里的冰箱里,瓶装的纯净蜂蜜排得整整 齐齐。我多次买她的蜂蜜,那味道,纯正,回

大约两个月前,我接到丽霞的电话,说要 带我去山上看一株珍贵的植物。在一个起过 山火的坡地上,一棵无叶兰花赫然入目! 我 用软件识别,得知这棵无绿叶、花葶粗壮、穗 状花朵褐黄的兰草,名叫"无叶美冠兰",是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适合就地保护 丽霞说,她在贵州做工程时,看到很多外地人 去山上偷挖兰花,她跟着认识了不少兰花。 这种无叶美冠兰是偷挖者梦寐以求的,植株 售价很高。

"那你把它挖回去可发财了!"丽霞清澈 的大眼睛瞪圆了,黑辫子跟着脑袋一起摇晃: 这么美好的植物,属于这座山,就让它在这里 安然地生长繁殖。我敢告诉你,是因为我知 道你是一个真正爱花懂花的人。

### 裁缝梅娘

她大约六十岁,一头花白短发,一身白底 蓝花绵绸服。因为几乎足不出户,她的脸颊

天都是吃包子。梅娘的丈夫,是一个沉默寡 着菜园。夫妻俩在店面几乎不说话,但很默 契。比如丈夫在角落里东翻西翻,梅娘便立 即起身,从一堆农具里找出一把铁锤递给他。 原本默默无闻的一家人,2024年春天突

然被小镇上的人挂在嘴边。梅娘有三个儿 子,大儿子已三十多岁,矮胖,为人老实,一直 娶不上亲。不知怎么七拐八弯,花不少钱娶 了个东南亚新娘。镇上的小伙娶异国新娘, 梅娘的儿子是第一个。大家议论并不是说坏 话,就是好奇和担心。

等到秋天,裁缝铺里喜气洋洋,梅娘的异 国儿媳妇怀孕了。缝纫机哒哒哒地响着,像 小马车轻快地奔跑。老人们在裁缝铺的一面 大镜子前试穿衣服,梅娘给他们抻抻衣角,拽 拽裤脚边,彼此的脸上都漾着笑意。

一年过后,我得到的消息是梅娘的儿媳 妇走了,孩子也没生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 梅娘的小儿子花不少钱从别人手里转的一家 快递店,因为经营不善,亏本转让给他人,各 自背起行囊去了深圳。

不久前,我拿着一条被挂破花边的长裙 去梅娘店里。梅娘很快缝好那一小截花边, 将裙子叠好送到我手上。我给钱,她坚决不 要,说这么小的活,不能收钱。趁她转身忙碌 的时候,我将事先准备好的十元钱悄悄地压 在她的手机下。在我跨出店门的时候,一个 时尚的年轻姑娘,手臂上搭着一条牛仔裤,风 一般地走进了裁缝铺。

### 牵云记

□出智周

我驾车跟随在一辆洒水车后面,滨湖路正在 修路,鱼贯而行的汽车蜿蜒行进在曲折的道路之 上。临近下班,得到很多不太好的信息,接连要举 办几场会议,筹备了一周的材料又被推翻重来。 我跟随在洒水车后面,希望能看到它喷洒出的水 雾制造出来的彩虹,借以冲淡郁闷的心情。最后 的结果却是,它和我在一个K字路口分道扬镳。我 的车子引擎盖上落着不少水珠,施工的粉尘飘落 在上面,不但彩虹没看到,车也变得脏兮兮的。

经过学校外面的立交桥,我很难不注意到前 方的云朵。最近几天,它们总是很招摇,轰隆隆地 在碧蓝的天上飘着。一堆云儿被风吹到了一起 它们像乌合之众一样缓慢移动,挪到了一栋大楼 上,大楼变成了烟囱,云儿好像变成了滚滚浓烟 一会儿又摇曳成了一棵树的模样。

我驾车拐进迎宾大道,再拐进南山路,经过五 洲酒店,右拐进小区大门。前方遮阳的黑纱一直 不停地在跳动,把阳光变成了跳动的斑驳光影。 天空中的云儿各自向两边围拢,中间的空白

处如同湛蓝的大江大河。

吃过晚饭,我站在露台上,望着外面的天空。 今天非得注意云儿不可,它们才不管我开心不开 心,肆意组合,千变万化,一会儿像是一支筷子插 着一团棉花糖,一会儿又像是层层叠叠的牛奶泡 芙,一会儿又变成千军万马的模样,在天上嘶鸣狂 奔。又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夕阳落到化作长龙的 云朵之间,好像一只红色凶恶的眼睛,转身望着北 方的天空,还有几缕细长的云儿,像龙须一般飘在

很久没去月潭湖边走走,此刻突然有了兴 致。我换了运动鞋,走到湖畔时,天空被染成一片 橙红橘黄。等到我转了一圈再回到原点时,天空 又变了一副模样,夜似海蓝月如玉白,一片云卷云 舒风轻云淡的模样。

我有意再去看云的模样,只见它们懒懒地躺 在月下头顶。我以为它们已黔驴技穷,不会再有 什么变化时,突然起了一阵风。我发现,我错了。

有一丝云儿偷偷起了变化,看起来竟像一条 有头有尾的鱼儿。伴随着它的变化,其他云儿跟 着变化了起来,须臾,都变成了一条条的鱼儿。神 奇的是,不仅样子惟妙惟肖,连鱼身上的每片鱼鳞 竟然都清晰可见,片片分明。

它们纷纷伴着风儿游走,半炷香时间,将那圆 圆的月亮围在了中央,群鱼戏珠,妙趣横生。这时 风大了些,把它们都吹乱了,有一尾鱼儿转身朝北 方的天空游去了,转身处的身段格外真切,还有点 点云儿点缀在两边,酷似鱼儿摆动时激起的水花。

奇怪的是,我默默地沿着湖边走,心情仍没从 白天的烦乱中摆脱出来,公园喧嚣的人声灌满了 我的耳朵,到处流光溢彩,让眼睛无所适从。但看 到那游动的鱼儿后,我仿佛突然获得了安宁。

我一路都在仔细观察这漫天的云儿,耳朵里 的各种声音竟开始越变越淡,后来几乎没有多余 的声音,只有湖中间的喷泉喷发和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声音,偶尔还有金鱼鲤鱼鲫鱼草鱼曳水、吐泡 和跳水的声音。我的眼里也不再见五光十色,只 有柔和的天空和微微发亮的星星。当然,还有那 变化万千的云朵。

漫天的夜色盈满了我的眼眸,云儿随着夜风 鼓动在眼眸里游荡。一朵肥胖的云儿游走,把月 盘儿吞到口中。一会儿又吐出来,把它装进眼睛 里,说不出的灵动可爱。然而,它们不想我只看到 这些,片刻又把月儿围在中央,化作了一圈圈波纹

我很开心它们为我做了这么久的表演,郁闷 的心情变得欢快起来。绿灯亮起时,我打算穿过 斑马线走进小区。这时,我看到夜色格外明亮,月 亮照得四周恍如白天一样明晃晃的。我惊讶地回 头望着夜空,只见那么多的云儿,不知道都往哪里

难道都没有一句道别吗?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爬上A栋楼外面的斜 坡,注意到天空中伸出了一条长长的云柱来,它们 又在变化了,我心里想着。

等到回家,我站在露台上寻觅云朵的痕迹,突 然发现这长长的云柱像极了什么。像极了什么? 我想着想着,恍然大悟,其形状好像从东边伸过来 的一只巨大的猫爪,它一直努力向前伸,似乎要抓 什么。我再顺着它的方向看,只见一条白云好像 一尾落荒而逃的鱼儿,正慌慌张张地躲着猫儿的 追赶。

哦! 多么有趣的一幕。我忍俊不禁地笑了起 来,原来那些鱼儿来不及向我道别,是突然来了一 只凶神恶煞的猫儿啊。过了一会儿,猫爪不见了, 天空中的云儿又开始排兵布阵,变成各种小动物 的形状。而那月儿,或许受到我的注视,忍不住红 了脸,把周天照得一片明艳又瑰丽动人。

真是奇怪的一天啊。我心里想,只是为云儿, 就换了截然不同的心情。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明 明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天空啊。

想着想着,我受着这云儿的启示,终于明白 了。这耳朵这眼睛虽然是同一双,可如果少了澄 澈的心灵依托,它们往往就自作主张,帮我们选择 看到的事物。是白的,还是惨白的,是甜的,还是 甜腻的,都只在于它们的角度。而所谓的眼、耳、 鼻、舌、身、意,如果没有统一在心灵之下,只会不 停地损耗我们的能量,也使同一片天空展现出截 然不同的气象,我们自然也就会因此获得截然不 同的感受。

一念及此,豁然开朗。是啊!每个人都有足 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云彩,去织就绚烂多彩的清 晨和黄昏,以及由它们组成的一个个美好的日子。

谢谢你,这不言不语的云儿,我已经全然懂得 你们想要告诉我的东西,也把你们深深地装进我 心里。

## 那个夏天

□秋凡

起先遭殃的,是那些蔬菜。

地坝边,繁茂的藤叶下,青嫩的长条南瓜 无端被人腰斩;菜园里,长得笔直粗壮、就待 售卖的莴笋,被人齐刷刷地削去了脑袋,"身 首"散落一地;庄稼地里,长势喜人的苞谷隔 三差五地被人放倒……

母亲看着那些瓜果蔬菜接二连三地被人 糟蹋,欲哭无泪,不由得骂起人来。骂声小得 只有她自己听得见,相较于村里的"悍将",她 的做派显得极为斯文。是谁干的,她心知肚 明,也因此她的叫骂才细若蚊声。

接着遭殃的,是那池塘的鱼。那池塘原 是村里公家的,四下竹林掩映,常有妇人的 浣衣声传至我家门前。后来父亲承包下来, 放了一池不同种类的鱼苗,待大些了或卖 钱,或自己尝鲜。一年后的某天早晨,成片 的鱼儿翻着白肚漂浮在水面上,让我们的希 望如同冬日呵出的一口热气,还未触及水面 就倏地消散无踪了。池塘边残留的石灰石, 告知了鱼的死因。父亲站在池塘边愤愤地 走来走去,继而狠狠地盯着我,欲言又止。 我自知理亏地低下头,提着撮箕,绕着池塘 边转圈,打捞死鱼。母亲忍不住地大声咒骂 起来,比起村里"悍妇"嘴里的虎狼之词,那 些脱口而出的话语依然是文明的,她的恨也 是克制的。

那段时间,我家有吃不完的死鱼。还送 了十几条给左邻右舍的亲友。我因为嘴笨, 送鱼的时候,照实说了一句"我家吃不完,送 给你们几条",回家还被父亲用黄荆条子教育 了一顿。说我净给大人添乱,礼送出去了,人 情反倒没了。

然后是我的校服,晾晒在地坝边,不翼而 飞了。数月后的一天,一个垂钓者在我家鱼 塘钓鱼,鱼竿那头的沉沉分量让他欣喜若狂, 然而费了半天劲,拉起来的"大鱼"——竟变 成了一件蓝白校服。校服的白色区域,有人 用红色圆珠笔画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 孩,上面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目睹此景, 村里人一目了然,那是被诅咒的我。母亲见 了,怔忪半晌,骂声格外敞亮,比前两次骂得 难听一些。

干这一桩桩坏事的"恶人"是谁?即便我 们没能亲眼看见,也都知道她的名字。

在这之前,每天晚上,忙完了农活的母 亲,常带我们去她家蹭电视看。我也常去她 家蹭小人书看。她高我三个年级的儿子,藏 有很多连环画册。我最初的课外书记忆,就 是从她家的小人书开始的,那也是我的文学 启蒙。赶集回来,迎面碰上,我也会尊她一 声,干婶婶。她性格强势,村里鲜少有人敢惹 她,她的丈夫和子女也都惧怕她。

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村里多了一座

新坟,我就成了干婶婶的眼中钉肉中刺。

坟上的土壤还是新鲜的,她的骂词也是 新鲜的,变着花样儿的"刺耳"。同样都是女 人,母亲体谅她,尽量忍着,避让着她,也叫我 躲着她,倘若迎面撞上了,就由着她骂上几句 解解气。

她家的房子建在竹林掩映的池塘右边, 背对着我家。她常常站在自家屋后檐沟边上 的一块菜地里,拐弯抹角地骂我。在一个鲜 活的生命消逝后,骂我,是她乐此不疲的事。 有时,那重重的怨恨,也会从一个窗口飘来。

很多年后,我穿越记忆的时空,还能看见 那个窗口,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母亲站在窗 口前张望,咒骂。我怯怯地站在楼上的窗口 前,无辜的表情无意中被她瞥见,她骂得更带 劲了。落霞染红了她的双眼,骂声也染了几 分凄凉。我定定地看着她,看着她的骂声惊 落我想象中的新坟上空的一群乌鸦,心下一 阵感伤。母亲见我木桩般地杵着,任由别人 咒骂,便责骂道,还不走开!

我想着离开,双脚却一动也不动。我想, 如果咒骂能让她好受一些,能让一条生命复 活,我甘愿多遭受一点罪。

落日西沉,我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我 仿佛看见两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牵着手,从正

午的骄阳下,从山的那边,从人烟罕见的池塘 里,从死神的手中逃脱出来,心有余悸地朝我 走来。

萧潇 摄于大价县木鱼池

阅读

那被乌鸦惊落的骂声,惊醒了我。我抹 了抹眼泪,定睛一看,向我走来的,只有从浅 水区张皇逃上来的惊魂未定的女孩。那女孩 穿好衣服,扯着嗓子喊了一程又一程,烈日下 的脚步,随着空中飘飘忽忽的喊声和鼻口里 发出的喘息声,时而沉重,时而轻盈。她的 心,扑通扑通地在热浪里乱跳,刚刚同伴误人 深水区后胡乱挣扎的画面,在眼前不断闪现, 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窒息的恐慌将她淹 没。喉咙里就像灌满了沙石一样难受,她成 了不能说话的木头人,木然地朝着人声嘈杂 的村口踉跄奔去,索求援助。

她好似一片被狂风卷走的叶子,跟随着 一群火急火燎的大人重返现场。水面上漂浮 着的鲜艳头花静得可怕,她蜷缩在人群边缘, 像站在大雪纷飞的冬日里一样哆嗦起来。陆 续有人下水打捞。不久之后就传来声声震耳 欲聋的哭喊——小芳,我的女儿啊。待喧闹 的哭声终于消散,骂声接踵而至——为什么 死的不是你!

骂声一次次追赶着形单影只、无人照护 的女孩,她跌跌撞撞地朝着躲在窗边的我扑 来。我穿越记忆的窗口,紧紧地抱着她-

抱着那个弱小的我,抱着无法言说的憾恨,追 悔不已: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整个夏天,我都 不去见你,就不会有一场世人看不见的雪降 落到我的头上! 如果我会游泳,如果我们不 去荒郊野外不私自下水,就不会有天人永隔 的悲剧发生!

二十八个夏天倏忽而过。坟上的草割了 又长,长了又割;一个强势女人的心力,也在 这一茬一茬的轮回间,随着刀光起落,慢慢磨

这个夏天,我再次回到村里,见到干婶 婶,她华发如雪,眼睛灰暗无光。我给了她几 百块钱,她打量起我来,那眼神好似从虚掩的 门缝里探出半个拘谨的身子。 她轻声说,谢谢。那声"谢谢"像一阵微

弱的风,吹过空旷的庭院。言语间,我明显能 感到时光的流逝——曾根植于心的对我的恨 意执念,如今已显得淡薄而遥远。我回想起 那个窗口背后的骂声,那样地充满生命力 一是的,爱与恨若烧到极致,何尝不是生命 最灼热的火焰? 听说她儿子一家住在镇上,很少回来看

望她,我的鼻间一阵酸楚:如果没有那个夏 天,没有那场意外,今天回家来看望她的那个 孩子,也有孩子了吧!他们才是她翘首企盼 的人。

#### 建房子、搭棚子、外出培训、办证……名 和双手显出一种乏力的苍白。她总是戴着-副黑边老花镜,埋头裁剪缝纫。她是小镇最 后一个裁缝——梅娘。 梅娘的裁缝铺开在街尾,没有店名,从早 丽霞曾经开过日杂店,外出打过工,结婚 到晚敞开卷闸门,两边靠墙挂满各种布料。 梅娘生意不错,顾客大多是老人,主要是按季 节做棉质家居服、绵绸服,还有不少改裤脚 边、换拉链、缝补小孩衣裤破洞的活儿。 清晨六点左右,梅娘就在吃早餐,好像每 我喜欢去山谷里找丽霞聊天,听她讲各 言的泥瓦匠,不仅到处做工挣钱,还在河边种